

# 一只蛋的完美世界

在不同的环境中，无论是文物还是自然天体都会呈现不同的状态，传达不同的意义，艺术品也不例外。

拙政园旁的苏州博物馆，是美籍华裔建筑大师贝聿铭的收官之作，博物馆灵动之处，在于借景。明亮的玻璃窗外是拙政园的白墙青瓦印着碧水，玻璃窗内的展品凸显在这自然的环境之中，显得有了根和魂。

试想这完美的背景不是白墙，而是最近十分出名的苏州东方之门（秋裤楼），效果会是怎样？

正如星星在青海湖上空能展现银河的面貌，而在大都市的强光中，甚至最亮的那颗也黯然失色一般，在不同的环境中，无论是文物还是自然天体都会呈现不同的状态，传达不同的意义，艺术品也不例外。

OVO 是一个蛋形灯光建筑艺术品，8月的北京地坛公园内，OVO 在钟楼旁自顾转换着蓝、红、白的色彩，地坛内几百年的古树郁郁葱葱，红墙黄瓦的中式建筑林立四方，现代高大建筑的身影隐在远处，坐在一旁的设计团队相当热爱这个“展地”。这里透着文化的气息，分外安静，也能让人陷入真正的思考当中。

蛋形矗立在一个方形的的水台上面，参观者可以通过水台上浮起的道路进入 OVO。整个 OVO 的色彩缓慢变换，同时含混着声响，在蛋形的下半部分慢慢透出水雾，向外铺展，模糊了和周围环境的界限，同时也在蛋形和外界之间建立了隔离带，蛋形里的人好像被从现实世界抽离一般。

虽然从设计团队到制作方，OVO 都与中国没有什么关联。但这个作品却与中国文化意外地产生了联系。OVO 的主体蛋形，和下面方形的的水台也正对应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圆地方，巧合的是，它的展出地——地坛公园内的方泽坛就是中国最传统的天圆地方的表现。

除了北京，在此之前耶路撒冷哭墙前的展览，也让创作团队格外兴奋。

哭墙又名叹息之壁，是全世界犹太人的圣地，古老泛黄的墙壁前，岩石清真寺和阿克萨清真寺的注视下，现代文明的 OVO 显得有些突兀，然而这强烈的对比后，却是同一的景象。OVO 前是排队整齐进入蛋形的参观者，不远处的哭墙前，是来自世界各地虔诚的信徒。虽然心态不同，但是两个地方都是让人们释放心情之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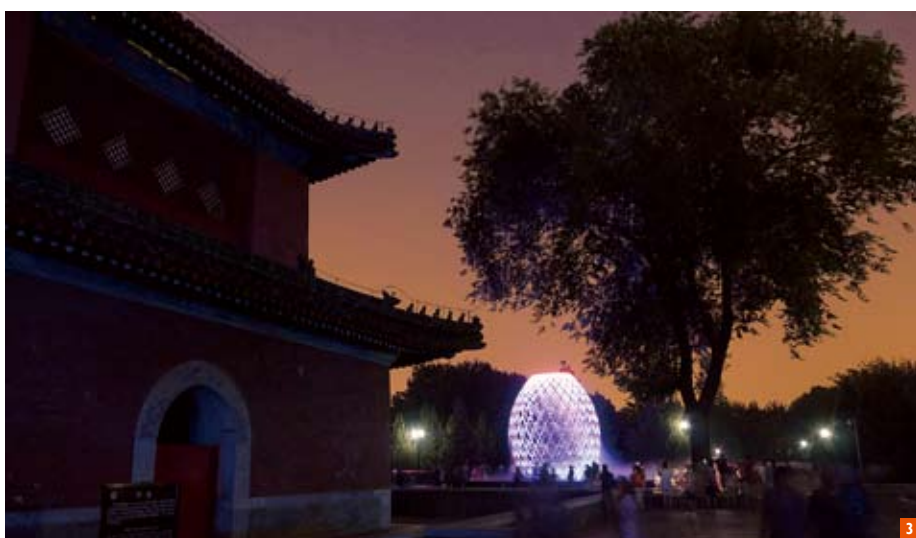
蛋形寓意为新生物的起源，乃重生和平静的象征，而在耶路撒冷这个饱受战乱之地，无论是哭墙的慰藉，还是这重生的象征都是那里最为需要的。事实上，OVO 的一个复制品已经永远留在了哭墙前。

无独有偶，远处的阿克萨清真寺的半圆形金顶，与 OVO 的蛋形也有着相似之处，而 OVO 创作灵感的来源正是一座被遗弃的教堂屋顶。OVO 的二人建筑师团队 ODEAUBOIS 一直在寻求他们心目中的完美形状。直到有一次，团队成员 Mostafa Hadi 到访比利时，他发现了一座上世纪 30 年代就被遗弃的教堂，教堂的屋顶是半圆形，内部结构是十字交叉形。Hadi 希望把这个圆形闭合，于是形成了目前的蛋形，但闭合圆形则十字交叉结构必须改变，原本硬朗的十字交叉有了个漂亮的曲线，变成了双螺旋交叉结构，然而最被世人了解的双螺旋交叉结构，就是深深印在生物发展中的 DNA 模型。

就蛋形来说，在许多古文明中都代表着世界的起源，而 OVO 这只蛋却在世界旅行中寻找它最美的形态。北京是 OVO 全球巡展的第 5 站，第 6 站确定为鄂尔多斯，第 7 站会在哪里呢？旅行还将继续。

现代城市内，人们与自然割裂太久，

千城一面变得越发普遍，在 OVO 世界之旅中，也正是到了北京和耶路撒冷最具特色的地方，才呈现出它最完美的形态。不过，OVO 在设计之初并未被设计者赋予过多的含义，这个五人设计团队只是想与参观者分享，并碰撞出更多的思想，也许从一个松鼠的眼光出发，OVO 真的就是一只大型的松果。（文 / 何衡柯 龚瀛琦）



**就蛋形来说，在许多古文明中都代表着世界的起源，而 OVO 这只蛋却在世界旅行中寻找它最美的形态。**

1. 耶路撒冷哭墙前的 OVO，象征着重生，成为经典。其复制品也永远留在了那里。（图 / Marcos Viñals Bassols）

2. 法国里昂，有着世界闻名的灯光节，OVO 在那里依然耀眼夺目。（图 / Lucia Carretero）

3. 在北京地坛公园的方泽坛，OVO 巧妙地对应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圆地方。（图 / Marcos Viñals Bassols）

4. 在法兰克福，OVO 的背景是灯火辉煌的繁华街景，这又是另一番景致。（图 / Marcos Viñals Bassols）



Pol Marchandise and Mostafa Hadi



Koert Vermeulen



Marcos Viñals Bassols



Sandrine Barbeau